# 楚留香

楚留香

现在，这留香之人舒适地伏在甲板上，让五月温暖的阳光，晒他宽阔的，赤裸的，古铜色的背。海风温暖面潮湿，从船舷穿过，吹起了他漆黑的头发，修长面有力的手指，握的是个晶莹滑润的白玉美人。他却似已在海洋的怀抱里入睡。

这是艘精巧的叁桅船，洁白的帆，狭长的船身，坚实而光润的木质，给人一种安定、迅速、而华丽的感觉。这是初夏，阳光灿烂，海水湛蓝，海鸥轻巧地自船桅间滑过，生命是多采的，充满了青春的欢乐。

海天辽阔，远处的地乎线已只剩下一片朦胧的灰影，这里是他自己的世界，绝不会有他厌恶的访客。船舱的门是开的，舱下不时有娇美的笑声传来。

然後，一个美丽的少女走上甲板，她穿件宽大而舒服的鲜红衣裳，秀发松松地挽起，露出双晶莹、修长的玉腿，赤纤秀的、完美无疵的双足，轻盈地走过甲板，走到他身旁轻轻用足趾去搔他的脚心。面上绽开了甜蜜妖媚的微笑，就好像百花俱在这一刹那间开放。

他缩起腿，轻叹道：「甜儿，你难道永远不能安静一会儿麽？」语声低沉充满了煽动的吸引力。

她银铃般娇笑起来道：「你终于猜错了。」他懒洋洋地翻了个身，阳光，便照在他脸上。

他双眉被面长，充满粗矿的男性魅力，但那双清澈的眼晴，却又是那麽秀逸，他鼻子挺直，象征坚强、决断的铁石心肠，他那薄薄的，嘴角上翘的嘴，看来也有些冷酷，但只要他一笑起来，坚强就变作温柔。冷酷也变作同情，就像是温暖的春风吹过了大地。他始手挡住刺眼的阳光，眨眼睛笑了，目中闪动顽皮、幽默又充满了的光芒，却机智。

他眨眼睛笑道：「李红袖姑娘，看在老天的份上，你莫要也变得如此调皮好麽，有了个宋甜儿，我难道还不够受？」

李红袖笑得弯了腰，却慰住笑道「楚留香少爷，除了宋甜儿外，别人就不能顽皮麽？」

楚留香拍身旁的甲板，道：「乖乖的坐下来，陪我晒晒太阳，‘讲个故事给我听，要开心的故事，要有快乐的结局，这世上的悲惨之事已够多了。」

李红袖咬嘴唇，道：「我偏不坐下来，偏不讲故事，我也不要晒太阳……这见鬼的太阳，晒得人头晕，我真不谨你为什麽喜欢太阳？」

她说：「偏不坐下来」时，人已坐了下来，她说：「不要晒太阳」，却已在阳光下伸展了双腿。

楚留香笑道：「晒太阳有什麽不好？一个人若能多晒晒太阳就不会做卑鄙无耻的事，无论是谁，在这麽可爱的阳光下，都想不出坏主意来的。」

李红袖眼波流转道：「我现在就正在想个坏主意。」

楚留香道：「你正在想该使个什麽法子让我爬起来去做事，是麽？」

李红袖格格娇笑道：「你真是个鬼，什麽事都瞒不过你。」

她笑声渐渐停止又道：「但你也真该起来做做事了，自从京城回来後，你就连动都不想动，再这样懒下去，你就要变成流氓了。」

楚留香故意叹了口气，道：「你真像我小时读书的老师，只少了两撇胡子。」

李红袖狠狠瞪了他一眼，楚留香展颜一笑，又道：「这次在京城，我可真见识了不少那些所谓成名英雄的嘴脸，除了秃鹰那老头儿还有两下外，别人全是饭桶，那‘生死判’崔能据说武功不弱，手中一对判官笔，据说能打遍人身二百一十八处穴道，但我就从他身旁掠过，他却依然在做梦似的。」

李红袖撇嘴道：「楚大少爷的轻功天下无双，江湖中人谁不知道……但楚大少爷，你的牛已吹完了麽？」

楚留香道：「吹完了，李姑娘有何吩咐？」

李红袖道：「我先说几件事给你听。」

她自宽大的衣袖中取出个小小的簿子，一面翻看，一面吟道：「上次你从济南取来的一批货，已卖了叁十万两，除了救济‘龙虎镖局’王镖头遗孀的一万两，趟子手张、赵两人家眷各五千两外，还替黄秀才付了一千两丧葬费，又替赵园明付了一千五百两喜酒聘札、替郑……」

楚留香叹道：「这些事我难道不知道麽？」